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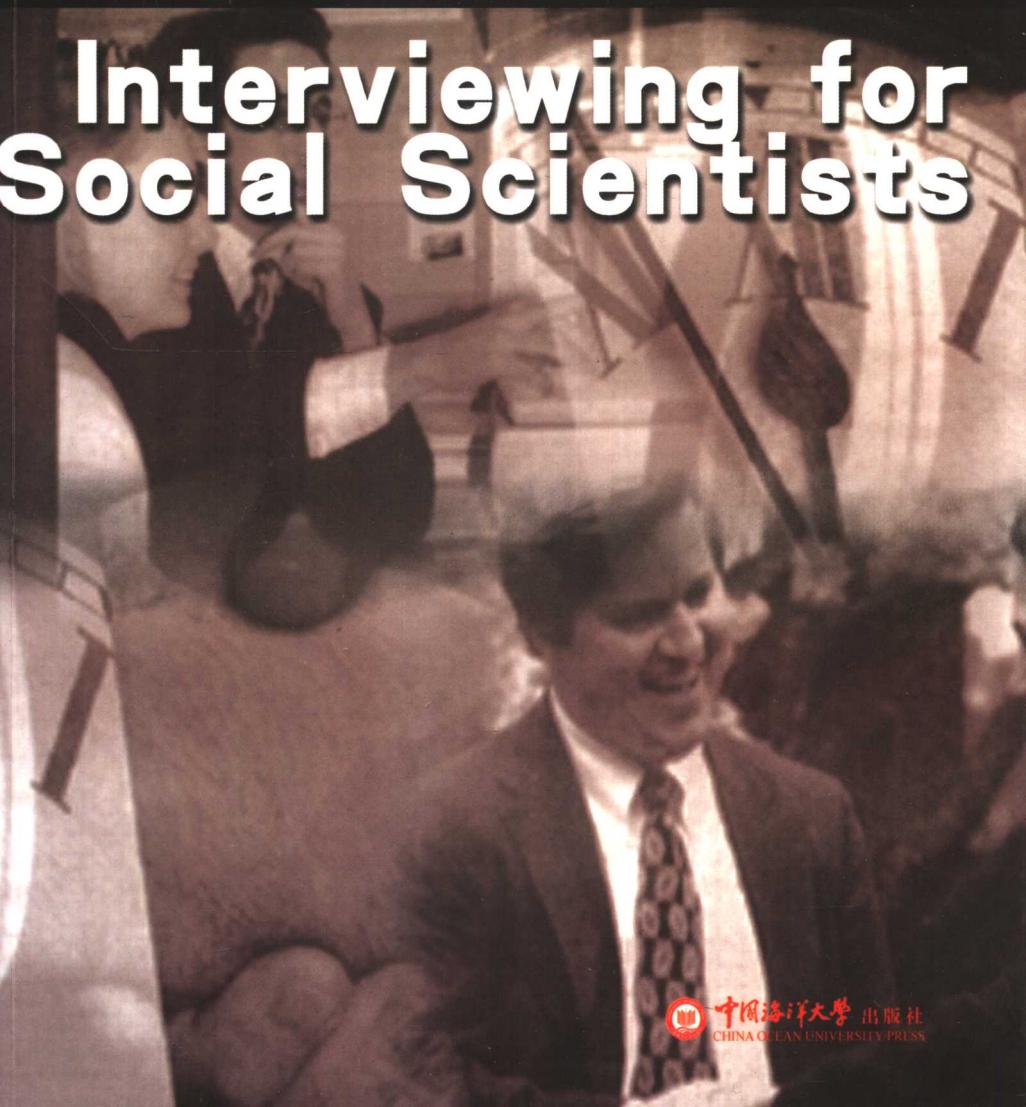


[英] 希拉里·阿克塞 波德·奈特 著

骆四铭 王利芬 等 译

社会科学访谈研究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新工具丛书

余东升 赵炬明 主编

社会科学访谈研究

[英]希拉里·阿克塞 [英]彼德·奈特 著
骆四铭 王利芬 等译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青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访谈研究/(英)阿克塞(Arksey, H.),
(英)奈特(Knight, P.)著;骆四铭等译.一青岛:中国
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2

书名原文: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ISBN 978-7-81067-816-2

I. 社… II. ①阿…②奈…③骆… III. 社会科学
—调查方法 IV. C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164 号

图字:15—2005—071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策 划 宋文红

责任编辑 金 城 **电 话** 0532—88661615

印 制 淄博恒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4 mm×215 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 Introductory Resource with Examples

Hilary Arksey and Peter Knight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 Thousand Oaks • New Delhi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 Hilary Arksey & Peter T. Knight, 1999

《新工具丛书》总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四本译著，基本上都是有关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及其在相关领域运用的著作。之所以名之曰“新工具丛书”，乃是取开启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伟大著作之一——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书名之意，以突出强调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突出强调质的研究方法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任何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问题(problem)、材料(data)、理论(theory)、方法(method)四要素。研究的过程可以说是这四要素之间穿梭式的互动，新的学术思想在这一穿梭互动中得以孕育生长。而毫无疑问，方法是连接问题、材料和理论的纽带。

中文中广义的“方法”一词在英文中则有三个词，分别表示方法的三层含义。technical，可译为技术手段，指收集和分析材料的技术以及文本表述的方式，属于方法的微观层面；methodology，可译为方法论，它涵盖方法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和修辞学(表达方式)，从而构成方法的范式，属于方法的宏观层面；method，或者，strategy，分别译为方法和策略，它是指将特定的理论与特定的技术手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体的研究工具，可适用于特定的某类研究问题，属于方法的中观层面。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方法的整体。

对质的研究方法也要从这三个层次来加以理解。在对质的方法作具体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邓金(Denzin)和林肯对质的方法所下的定义：

质的研究是基于将观察者置身于被观察世界之中的研究活动。它包含一系列可以使被观察的世界变得清晰

起来的阐释性的、经验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转变了世界,它们将研究的对象世界变成一系列“作品”——现场笔记、访谈、交谈、照片、记录以及有关自身的备忘录。在这一意义上,质的研究是以阐释性和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探究世界。这就意味着,质的研究者研究事物的方法是:在研究对象的实地背景下,试图对人们赋予意义的现象作出理解和阐释。(邓金、林肯:《质的研究手册》2000年版,第3页)

结合上述定义,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认识质的研究方法。

首先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认识。质的研究从本体论上来说,它研究的是人类的经验世界,而这种经验世界是由研究者通过对对象世界的观察和探索性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所研究的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眼”中的对象世界。从认识论的角度,也就是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它不是建立在传统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彼此分离的基础上,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质的研究即研究者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收集大量的材料,然后对材料加以整理,形成自己的有关对象世界的“作品”,再对“作品”做科学性的归纳,或作出新的意义的阐释。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不同于传统研究强调价值无涉,质的研究更愿意强调价值的介入。如果说,传统的研究是“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话,那么,质的研究则毫不讳言价值的介入。因此,在质的研究中,价值的介入,乃至偏见的存在,都不可避免。从修辞学,也就是研究文本所使用的语言的角度来看,质的研究使用的是描述性的叙事性的语言,其文本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性方式来写作。而在叙事性的描述中,“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译为“深度描写”)成为突出的特点。此外,质的研究本身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术语。这些术语也构成了它独特的表达方式。

其次,从技术层面上来认识。质的研究的技术分为收集材料和分析材料两部分。从收集材料来看,质的研究强调的是在事件发生的自然环境下来收集材料,从而保证其材料的整体性和原初

性。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实验研究，而实验研究就是在非自然的环境下，也就是在一种人工控制的环境下进行的研究。在材料收集上的这一特点，使得质的研究也被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实地研究”(fieldwork，常见的译文是“田野调查”)、“博物学研究”。这一方法最早在生物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中得到广泛使用。

那么，质的研究收集些什么样的材料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访谈。简单地讲，访谈就是提出问题并获得答案，也就是通过提问来了解受访者的观点、思想和主观感受从而对那些自己希望理解而实际上并不理解的问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认识。第二是观察。它主要是通过文字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将被研究对象的日常活动记录下来，作为研究的材料。观察又分为参与式观察和被动式观察。第三是证物(evidence)人不仅是思想者，而且也是行动者。人的行动受一定的思想支配，反过来，人的行动所留下的痕迹也成为分析人的思想的根据。因此，物证也成为质的研究所要收集的重要材料。证物主要可分为两种：文字性的物证和物质性物证，前者如日记、书信、电子信件、音像材料、档案材料(archival document)等，后者如人种志研究中的人工制品(artifact)，等等。

从分析材料来看，质的材料分析是指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类和摘要(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分析通常是在现场作的。作笔记就是一种基本方式)。分析的目的在于使得原本粗糙的、杂乱无序的原始材料呈现为简洁、条理分明的形式，使材料与所研究的问题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对材料作出进一步的阐释，寻求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答案。质的研究获取的原始材料以文字为主。一般规模的质的研究所收集的材料，少则几万字，多则几十万字。大型的研究，材料的字数可达百万之多。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可以剔除材料中的那些与研究问题无关的部分，使得材料变得条分缕析、主旨清晰。分析的过程是对材料进行“打散——重组——再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反复交错进行，研究者与材料之间来回互动、不断进行“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完成后,首先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叙事之后,初步形成了一个“主题族”(一组彼此相关的主题),然后进一步分析,探讨主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以图形、表格、矩阵、树形层次图等形式加以表现,以展示主题之间的关系以及主题的抽象层次,并形成初步的研究结论。接着,将这一结论置于更为广泛的文献之中,来讨论这一结论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丰富知识或修正某种已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促进行动)。

最后,从方法的角度来认识。列入本丛书中的《质的研究及其设计:传统与选择》一书就是从学科的历史发展的角度,将质的方法分为五种:传记、扎根理论、人种志、现象学和案例研究。可见,所谓方法,它是质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和技术的一种组合形式,是通过这种组合而构成的一种研究工具。综上所述,完全有理由认为,质的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那么,这种研究方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任何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发现,即形成新的认识或知识。新的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是认为它是逻辑演绎的结果,即从公理出发,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演过程,最终建立完整的知识大厦。这一形式的知识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知识。几何学被认为是其典型。一是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即通过对大量的经验事实的归纳而形成。这就分别构成了逻辑法和归纳法。但正如培根指出的,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的东西。康德则进一步明确指出,逻辑演绎的三段论并不能带来新的知识,因为结论已包含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中。可见知识离不开经验。但是随后归纳法也受到批评,因为人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对象,只要出现一个例外,归纳法所得出的具有普遍性质的结论就不攻自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困境,是因为人们追求的知识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即普适性的知识。实际上,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知识也是有条件的。此外,从经验材料中抽象出知识的过程也是十分复杂的,远不如“提取公因式”那样简单。即物甲、物乙、物丙等中均有因素A,那么,A就成为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传统归

纳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感性材料是认识的起点，但一旦形成结论后，感性材料就被抛在一边。同时，原本为整体的材料被人为地加以分割。感性材料的整体性，进而其丰富性也受到了破坏。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的詹姆斯说过，每一个人都可能代表三种“人”，或者说，有三种形态的“人”，一是代表“所有的人”，二是代表“一类人”，三是只代表“他自己”。因此，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研究，可以形成关于“人”的三种认识。而我们知道，现实中只存在具体的单个的人，而不存在抽象的“人”。

质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首先，它追求的是一种“语境化”的知识。在事件发生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研究，或者说“实地研究”，就是从现场获取材料，把握事件的整体过程。质的研究其结论不脱离具体的材料，在展示材料(叙事性的描述)、展示研究过程之中来展示研究的结论。有时，其研究过程就是研究结论。这种“语境化”的知识有其丰富性和独特性，其价值也不言自明。

文化人类学对土著部落的研究就是明证。因为对这些特殊的对象的研究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如个人生活体验、人的情绪和感受、心理反应、文化现象、价值、组织文化和功能、精神现象等等。这类特殊的对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涂又光先生将之称为“有而无在”。比如说，我们都认为人的“素质”、“人格”有高下之分，我们也能真实地感受到它们，但它们却不是一种“有形”的存在。人们常说的“人文精神”也是如此。《质的研究及其设计：传统与选择》中附有一个研究案例，即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护士和病人之间的关护互动的本质结构。所谓关护，用我们习惯的术语来说，就是要在护理中体现人文关怀。而什么是护理中的人文关怀，不是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能揭示的。研究者从患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对病人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揭示，进而展示出人文关怀的内涵。这一研究结论用于护理教育、护理研究、护理理论和护理实践，其价值显然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的“素质教育”研究，如果也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可能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空。

质的研究必然导向“临床诊断研究”和“行动研究”，因而它也必然具有实践导向。所谓“临床诊断研究”，是一种现场研究；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以解决具体的个别问题为目的研究，它十分强调对个别性、差异性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是一种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不仅包括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还包括实践者、被研究者（“患者”）。应该说，临床研究越来越走向一种质的研究，是质的研究的进一步延伸。比如，管理学中的咨询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临床诊断研究”。同时，质的研究还具有行动研究的特征。在行动研究中，研究者与实践者合二为一，研究的问题是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的成果直接运用于实践，以改进和提高实践活动的效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行动研究是“制定计划→行动→观察行动的过程及结果→对过程和结果进行反思→制定新的计划”这样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从质的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质的研究具有“平民意识”，体现出“人文关怀”，因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因为从质的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质的研究的对象多为处于“边缘化”状态中的人群。文化人类学对土著部落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底层人群的研究，无不体现出这一特征。

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陈向明博士开始系统地介绍质的研究方法，一时在青年学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近几年，在国内，质的研究又有归于“沉寂”之感。究其原因，一是受对研究方法传统的理解的限制，我们还很难理解质的方法的精髓和价值；二是缺乏运用质的方法而取得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质的研究必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运用（实际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已经在文学、历史等学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就具有质的研究的品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按照惯例，下面交代一下本丛书的组织和翻译工作。

2001 年，本丛书主编之一的赵炬明教授从国外回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在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刘献君教授大力支持下，引进了

100 多种由 Sage 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研究方法的英文原著,其中大量的的是有关的质的研究方法的著作。在赵教授的推荐下,笔者翻阅了这些著作,深感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笔者 80 年代曾就读于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的门下。周先生指导学生,第一个学期就完全是方法论训练,要求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著作。这些书,对学中文的我们来说,犹如“天书”。读不懂,怎么办?周先生给的办法就是“抄”,做读书笔记。这近乎“生吞活剥”,无法消化。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去读西方哲学史,去读马克思、列宁对黑格尔的论述。最终总算对辩证逻辑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粗知一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深感这段经历的重要性。有鉴于此,笔者自荐为教育科学院硕士生开设了《质的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研究》课程。同时,为了配合教学,粗译了部分书的有关章节,这样就有了组织翻译本套丛书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赵教授和时任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宋文红女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于是,笔者与赵教授一起列出了十多种书的书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交出版社去商谈引进版权的事宜。由于外方出版社的原因,最终只谈下四种书的版权。虽不无遗憾,但亦有欣慰。欣慰的是这四本书在国外都极有影响,是长效的畅销书,多次再版。特别是《扎根理论基础:技术和程序》和《质的研究及其设计:传统与选择》,前者的作者之一,斯特劳斯是扎根理论的开创者,该书也是扎根理论的代表作;后者则是质的研究中重要的参考书。两书的引用率都极高。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已有出版社在陆续推出有关质的研究的译著,相信本套丛书与它们一起,足以构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参考系列,进而为质的研究在中国的“扎根”作出贡献。

感谢刘献君教授!我们对质的研究的关注是从院校研究开始的(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管理学专家马文·皮特森认为,院校研究正在从注重定量的方法转向越来越注重质的研究方法)。没有刘教授积极倡导并组织开展院校研究,我们也就无法注意到质的方法;没有刘教授筹集经费引进原版著作,我们也就无法读到这些著作。

感谢宋文红女士以及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没有他们的学术见识和胆识，没有他们大量的辛勤劳动，也就没有这套丛书的出版。

感谢本套丛书所有译者！翻译历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更何况是译这样一套内容还不为中文学术界所熟悉的著作，其中许多术语的翻译，需要反复斟酌。有时为了一个术语，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此种辛苦，译者自知，译界同仁亦知。

最后，笔者要对本套丛书的另一主编赵炬明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真挚的敬意。我们都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接受的高等教育，因此，也无例外地受到那个时代的学术品格、文化品格的影响。我们之间比较深入的交往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时间不长，但深有“和而不同”，乃至“同怀”之感。

余东升
2007 年新岁于华中科技大学

序

我们认为撰写一本包含各种访谈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的教科书很有必要,正是这种信念促成了本书的面世。本书论及的访谈包括正式访谈、结构化访谈和彻底的非结构化访谈,一对一访谈和集体访谈,面对面访谈和电话访谈。我们自己应用过本书提到的大部分访谈方法,这些方法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了一些给我们带来问题的方法,同时提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建议。作为研究者,我们相信,只有通过经验和思考才能学到真知。本书的论述还建立在我们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的基础上。

研究方法著作的作者常常指出,解决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尤其如此。一方面,结构化访谈能够收集到可计量的数据;另一方面,无时间限制的、开放式问题的非结构化访谈可以获得丰富的、详细的质性资料。这两种访谈方法的倡导者之间存在着“范式之争”。这场争论中的激进者认为,特定的方法在调查人们持有某些观念的程度或者理解人们的某些看法方面具有优势。他们倾向于采用现象学、人种学或社会互动论的理论思维方式。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批判这些方法或阐述每种方法的优点,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倾向于对人们的经验进行现象学的、质性的调查。相反,我们认为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思维方式适合于不同的目的。因此,我们对这些目的进行评价并阐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访谈方法的潜在优缺点及其作用。我们试图据此帮助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手们认识到调查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方式是一项创造性的、富含价值的、竞争性的以及充满活力的活动。

本书力求做到简明易懂，贴近读者又具有综合性。读者对象主要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尽管本书的某些资料对应用社会研究人员、学术研究人员和方法论教学的教师也不无裨益。然而，考虑到主要的读者群体，我们主要着眼于需要在严格的时间和资源限制下完成的小规模访谈。因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小规模研究，研究者(researcher)和访谈者(interviewer)为同一个人，所以研究者和访谈者两个词往往互换使用。

从学科领域来看，本书适合社会科学研究者，也适合教育、健康和社会保健、口述历史、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阅读。读者无需围绕并(有时)充斥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理论和方法的争论的全面的知识。虽然我们考察了这些争论的范围，但是不能详细论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问题更加全面的处理只提供了有限的参考文献，希望读者更深入地考察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总的来说，本书是根据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问卷设计、调查管理、调查实施和调查分析)来组织的，各章的顺序并不表明实际研究过程是线性的和连续性的。

本书最后列出了一个将本书论及的所有主题都串联起来的访谈程序清单，该清单列出了进行社会研究时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以方便读者应用。

我们非常感谢瑞地安·休斯(Rhidian Hughes)、玛丽·美娜(Mary Maynard)和阿兰·沃德(Alan Warde)对本书的审阅和评论。布里尤里·贝雷思福特(Bryony Beresford)在儿童和青少年访谈方法方面给西拉里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安尼·戈登(Anne Corden)、迈克尔·赫斯特(Michael Hirst)和肯·西蒙(Ken Simons)在对学习有障碍的人进行访谈方面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彼德要感谢加拿大学同行，他们向他介绍了应用这些方法的经验。兰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提供的一年学术假期使他得以完成此书。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秘书特雷沙·佛兰克(Teresa Frank)和塞丽·浦林(Sally Pulleyn)出色的工作所给予的支持。

目 次

1 社会科学中的访谈和研究	(1)
2 资料收集中的三角互证法	(24)
3 为什么访谈	(38)
4 设计基于访谈的研究	(50)
5 可行性和灵活性	(71)
6 访谈的方法	(88)
7 取得访谈成功	(106)
8 特殊情境下的访谈	(129)
9 权利、福利的保护	(150)
10 资料转录	(167)
11 意义和数据分析	(176)
12 撰写研究报告,传播研究发现	(205)
附录 访谈研究的检查清单	(220)
参考文献	(225)
译后记	(246)

1 社会科学中的访谈和研究

“……质的研究方法非常实用的一面，是它只通过向人们问一些开放的问题和观察真实世界里研究者感兴趣的事物来解决问题。”(Patton, 1990:89)

本章论述社会科学中非常普遍的研究方法——访谈法的理论。访谈法也是一种让人心存疑问的方法。由于我们在报纸、电台、电视上读到、看到或听到过成百上千次的访谈，这些访谈很容易让人厌烦并让人觉得它们只需要一些常识。

由于本章的讨论涉及一些复杂的、不易理解的和有争议的观点，读者也许试图跳过本章，这是可以理解但又令人遗憾的。令人遗憾，是因为我们在本章论述的访谈法是超出常识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它受到研究背后的目的和对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潜在看法的影响。而且，选择访谈法，就意味着选择不使用其他研究技术，这是一项需要加以证明的选择。

总的来说，本章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第二章同样如此，我们将在该章简述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技术的三角互证法，并指出访谈法可以和其他方法结合使用。第四章将介绍访谈研究的设计及设计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保持完整性，在深入讨论每一章之前，我们都会介绍一些专业术语，如“效度”和“信度”等概念，同时会给出全面介绍这些术语的参考页码。

自始至终，我们都认为，研究方法可能且常常是在无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应用。当这些方法（如访谈法）因为最适合某个研究目的